

勿遺忘傳統手工藝之三

在既講求迎合科技的進度，同時又着重放慢腳步的年代，就像菲林相機雙重曝光的功能一樣，出現了重影、兩個主題交疊微妙的視覺效果。要是將身處的這個時代幻化成一張照片，或許能捕捉到因為時代更迭而產生新舊交替的「瞬間」。擁有百多年歷史的香港，似從老化到活化之間的瓶頸中漸漸找到出口，無論參與者或者是感興趣的人，應該怎樣去逐漸被遺忘或者淘汰的日常，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何為這些產物製造更豐富的未來？漁網編織、金屬工藝、廣彩工藝、製作、剪紙、吹糖、麵塑、蒸籠製作等都因為工藝師退休和轉行，傳統技藝面臨失傳的危機，大眾要珍惜和重視一些平凡人中的奇才。

手藝師傅與學徒合力創作 延續工藝背後的溫度和熱情

近年將傳統手藝傳承並非新鮮的議題。熟悉傳統手藝的師傅給徒弟或者感興趣的人傳授技藝，其技術與知識散落在不同的角落。傳統手藝附帶的，除了是過去的一種謀生技能，給年輕的「追隨者」又留下了什麼？香港就有不同的展覽，通過展出師傅和學徒合力完成的作品，不單單訴說傳統手藝的生平故事，同時也展示了師徒在彼此分享的時光中產生的化學作用，其中最值得珍惜的，是其精神和靈魂價值的傳遞。

●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日前於飄雅活藝舉辦的展覽《點藝成金》雖然已經結束，但是留給大眾的不僅是對一件件展品的回憶，更是傳統手藝無論是給觀賞者還是師傅、學徒在心中留下的烙印。其中當代工藝師、藝術家林繁盛（Fanson）就與傳統工藝師廖榮想攜手為展覽帶來幾件鑄銅手工藝品，包括《回歸的祝願》、《希望的角落》、《旺財的守護》等充滿能量的作品。Fanson經常強調，即使廖師傅在行內已經60年，一手一腳開拓了屬於自己的市場，卻仍然是非常謙遜又有能耐的人。僅僅幾句對話，記者感覺到Fanson對廖師傅的情感不僅僅建立於鑄銅作品，還有對他的超越師徒關係的敬佩。

從師父生活中取材創作

Fanson本身是一位香港雕塑家，也是廖師傅的徒弟。Fanson告訴記者，為了回應他和廖師傅的關係，他特意和師傅創作了《旺財的守護》和《回歸的祝願》來描述兩人之間的聯繫。《旺財的守護》是一款狗的門環，Fanson憶述，廖師傅的工場外總是有狗的出現，每當去找他的時候，狗就會開始叫，變得很活潑，給Fanson留下深刻印象。「狗逐漸成了廖師傅在相對孤獨的環境中的一種陪伴。」簡單如廖師傅和狗之間無形的互動，讓Fanson很感動，因為廖師傅一直都在工場默默鑽研，拓展自己鑄造工藝的業務，這樣的生活看起來單調而乏味。廖師傅和狗的互動，卻展示了他人性化的一面。因此，Fanson特地到流浪狗場拍攝不同狗的照片，再讓廖師傅去挑選近似回憶中的忠誠伙伴，然後將牠的模樣，雕成一個門環。

而《回歸的祝願》則是Fanson觀察到廖師傅身上經常繫上的鑰匙鏈，上面寫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師傅從1997年香港回歸那年創作，並用到今天，所以鑰匙鏈表面已經有磨損的痕跡。Fanson作為廖師傅的徒弟，很希望重新塑造物件的形態，將廖師傅鑰匙鏈上的祝福用新的方法演繹。於是他就用了3D打印的技術，將祝福的語句保留，從鑰匙鏈變成一個微微凹進去的兜，賦予功能之餘，也不失原來送上的祝願。「老人家有時候會有自己的『金句』和寄語。」Fanson提到廖師傅很多時候都是毫無動機去創作，亦喜歡無形中送上祝福。「我在廖師傅身上親眼看見他怎樣延續鑄銅工藝和散發工藝的能量。」Fanson於是就將他有溫度的點滴，轉化成一件糅合傳統工藝和當代元素的作品給觀眾呈現，以此勾勒出他對廖師傅的情感。

傳統手藝師傅也是藝術家

「我們作為藝術工作者和工藝師的關係，除了學習技術，也應該多觀察他們的生活。」Fanson覺得，無論是從事藝術創作還是手工藝，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磨練，因為有些過程是無法取巧的。所以，在Fanson和廖師傅的相處、在廖師傅和狗的互動中，這份內心的感動都推動他去創作。「這些溫度和熱情，足以構成一個作品去訴說工藝師背後的故事。」Fanson自覺有責任令大眾了解工藝師，因為大部分時間，前來欣賞的人都將焦點投放在工藝品，但Fanson更希望觀賞者關注到工藝背後其實是一個人。「工藝師到底是什麼性情的人呢？什麼性格的人呢？」在Fanson心目中，廖師傅是一個非常慷慨且善良的人，他將廖師傅的故事變成作品裏面的元素和角色引入，讓作品能夠給觀眾呈獻工藝師的另一個面向。

從「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主持人視角去看工藝師的劉志鵬提到，非遺或者其他傳統手藝大多經過長年累月的千錘百煉，師傅日以繼夜不停在做，耗費很多時間去完成一樣東西，他們善於使用大自然的材料，將自然界的物料帶回來，經過處理後再將其用於生活上。「這個智慧很重要。」然而，劉志鵬認為，卻很少人會真正去追索有關工藝師的故事，因為工藝師大多都是社會上的「nobody」，我們很少會用藝術家的眼光去看他們的成品。「其實很多非遺或者傳統手藝師傅都是藝術家，只是我們都傾向於將他們的身份平民化、一般化了。」因此，劉志鵬鼓勵學員對傳統手工懷敬畏之心固然是好，但也應該多投放心思於學習師傅的精神之中。

創出時代產物 是對工藝師最好的致敬

記者手記

常說傳統工藝步向式微，也有不少人願意「拯救」這些夕陽行業，要實踐推動，將它們再一次帶到生活當中，顯然不缺乏願意承傳下去的人，相信社會上也有足夠的空間讓創新的事物生存。林淑儀提到，藝術中心的角色一直推動當代藝術，鼓勵新的手法重新演繹舊物，而我們更應該去探討何謂好的當代藝術，或者什麼是好的藝術家，反思每個人的個性以及和別人不一樣的獨特之處。透過這些的反思和運用，對於當代藝術家怎樣傳達自己本身的文化無疑有很大的影響，在詮釋傳統工藝或者非遺的時候創出屬於時代的產物，是對傳統手藝的師傅最好的致敬。



●《回歸的祝願》
飄雅活藝供圖



▲當代工藝師、藝術家
林繁盛（Fanson）。
飄雅活藝供圖
▼ Fanson的師父、
傳統工藝師廖榮想。



● Fanson雕塑作品《角落》。
飄雅活藝供圖



●展覽《點藝成金》現場。



●《旺財的守護》
飄雅活藝供圖



●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劉志鵬（左）以及香港藝術中心林淑儀。



●計劃「翻生」了步入夕陽的工藝。



●校園是切入點之一，讓非遺走進生活。



●藝術中心本年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區。

以校園為切入點 探討非遺如何走進生活

本年度由香港嶺南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攜手合辦的「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來到第三年，透過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的教育、展覽、講座、座談會等活動，傳統手藝在香港逐漸受到大眾的關注和引起不同的迴響。本年的展覽中，展出了由導師和學生一同創作的作品，包括：製作、長衫製作、剪紙、吹糖、麵塑等，以傳統手藝為基礎，並融入當代和生活的製成品。計劃主持人、嶺南大學教授劉志鵬和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對於非遺在香港的發展抱着相似的理念：「非遺並非一條鹹魚，而是一條活生生的魚。」劉志鵬和林淑儀均覺得傳統工藝單單去擺放並沒有意思，因此他們從校園作為切入點，一同探討非遺在當代環境如何走進生活，同時怎樣在傳統工藝中創作，「翻生」步入夕陽的工藝，延續師傅的精神。

整個計劃開展了三年，進駐了香港一百多間學校，劉志鵬和林淑儀憶述，開始的時候學生對於非遺和傳統工藝相當抗拒，覺得過時的東西和生活沒有太大的關係。可是經過導師在活動上帶領他們從零做起，從不會拿剪刀到一針一線去裁出自己的作品，活動不但增加了他們對傳統工藝的認識，擴大了自己創作空間，也收穫了嶄新的體驗。劉志鵬形容在他們看見活動成果的時候感覺相當過癮，亦很有滿足感。此外，學生通過自己的手作，連接了他們和過去、歷史，甚至是和導師、傳統工藝師傅的故事。有別於看書看電視劇，他們是親身接觸了歷史，把自己跟昔日的人和工藝連結在一起。

兼顧設計美學與實用性

林淑儀在訪問當天就正穿上了一件注入當代元素的長衫，卻沒有絲毫的違和感，是傳統工藝糅合當代元素的完美演繹。她繼續指出，藝術或者一門手藝往往要有一個基礎，有屬於自己的文化才可以繼續建立下去，即使是看似「過時」的

事物，都可以發展出新意。舉例在「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周年展覽中，就有不同款式的長衫設計，在傳統的技術之下，學院設計出屬於今天的服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尤其是在重視自己和他人關係的年代，工藝和藝術品可以幫助你表達自己。」即使有成千上萬的傳統工藝品，風格可以變化無窮，但講究的一件作品只能夠一個人擁有。

傳統工藝從生活必需品到成為藝術品和一種自我表達的工具，Fanson認為，即使藝術創作中很容易尋求自我滿足，再添上美學，卻還是希望作品能夠如昔日的手藝一般「貼地」。尤其傳統手藝處於從功能性走向藝術的階段，欣賞的門檻不應該那麼高，如此耐人尋味、不明所以。反之，更應該讓觀賞者認為工藝品是可以用上，也能欣賞。「我感受到工藝，源於我們的生活，不是藝術創作那麼抽象，僅僅滿足自己。」因此Fanson在創作作品的時候，不但考慮到實用性，也有美和設計在當中，給觀賞者多了一個方向去欣賞。「當我們開始標籤的時候就會產生距離感。」劉志鵬和林淑儀就同樣認為，藝術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為有別於過去較艱苦的生活，我們不再只為兩餐而活，讓傳統工藝僅僅停留在一個位置。「生活裏面應該有更多美在發生。」林淑儀很希望工藝和工藝師的地位會隨着社會的進步而有所昇華。



●糅合當代元素的長衫設計。